

# 西伯利亞行

## 山野蠻人

記得蠻人在上回『漫遊意大利』中曾經說過，現在所謂的教授與所謂的和尚差不多，時常需要外出雲遊掛單或化緣。說實話，像我這麼一大把年紀的人，應該是用心修養的時候了，這到處瞎折騰的事情宜少不宜多，很多地方能不去就不去，可唯獨這俄羅斯是省不得的，當今世界真正的大玩家畢竟還只是美、中、俄、三位難兄難弟，其它的通通都是太子的同學罷了——陪讀。蠻人在美插隊七、八年，自以為對山姆大叔還是挺了解的，現在反而對中國越來越不甚了了。一直很想去北極熊居住的地方看看，這次就選了個阿狗阿貓的國際會議，趁機雲遊到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畔去掛個單。這次兒子不請自往，主動請纓護送老納北上念經，並臨時惡補幾句常用俄語以備不時之用。同行還有南大的一個教授。

突然發現我胡編亂寫所謂的遊記或雜記的興趣和頻率似乎是四年一回，並恰好與讓許多人徹夜不眠和發狂的世界盃同步，上一次遊意大利時同樣碰上世界盃，調侃了一番的意大利隊最後竟然還拿了冠軍。記得也調侃中國足球隊員個個像吃了偉哥似的一一九十分鐘不射，沒想到現如今的中國隊卻成了太監的二弟——沒了。在這四年之中蠻人其實也閑逛了不少地方，如紐約啊、新西蘭啊，可總是提不起勁來寫呀記呀些什麼。貝加爾湖雖然聞名遐邇，但人煙稀少，可以拿來玩的東西並不多。除非你特別哲學，喜歡面對茫茫的貝加爾湖苦思冥想，否則要在那裡呆上七天，不無聊都不行。不過蠻人也是挺無聊的一個人，發呆之余就會瞎寫一些東西。

## 路過北京

去一趟俄羅斯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簽證手續特繁瑣不說，購買機票也挺折騰的。網絡上建議的最佳路徑是先從新加坡飛迪拜，迪拜飛莫斯科，然後再從莫斯科飛伊爾庫斯克，簡直比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都還難。後來偶然發現海南航空公司一周有兩趟班機來回北京和伊爾庫斯克之間，就選擇路過北京轉機了。貝加爾湖古時俗稱北海，海南航空飛北海，有點意思。美中不足的是在北京轉機的時間長了些，沒辦法，與其說在這機場幹耗著，不如就借此機會先寫一點吧。

就在前幾天還剛領著老婆孩子們跑到敦煌和西安逛了一趟，天氣熱極了，差點沒有被烤成了兵馬俑，不過整個行程還算不錯，對於孩子們來說，是一次很有意義的旅行，以前他們在書本上讀過的莫高窟和兵馬俑有了實證，還有鳴沙山上的駱駝對在城裡長大的孩子也是相當稀罕的，華清池中的楊貴妃也成了兩個女兒互相取笑的佐料。對於蠻人來說，敦煌和西安之行也很



有教育意義，原來莫高窟的諸多佛窟是盛唐時的官老爺和富貴人家花錢雇人鑿出來慰藉自己的，想想這些人應該不是無道的貪官就是無良的奸商。再過千把年，不知在廣袤的“嶺南沙漠”中是否也會有許許多多現世人鑿的這個窟那個窟呢？



敦煌鳴沙山

到了秦陵才知道國人好大喜功和浮誇心態由來已久，始皇帝把整座麗山辟成自己長期休息的地盤，本意應該是想把初秦的G D P搞上一個新的臺階，同時也夢想嬴氏子孫會長長久久占有皇天后土，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秦富到二代就沒了，嬴氏斷子絕孫，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看了華清宮中上演的大型歌舞劇『長恨歌』，劇中的貴妃時而來自天上，時而來自人間，時而來自“天上人間”，居然莫大的驪山都成了背景，富麗奢華到了登峰造極，始皇有知一定也自嘆不如。真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燈紅酒綠’，令人心發狂。”

說到浮躁，又恰好路過此地，不免讓人聯想到目前網絡上沸沸揚揚爭討唐某博士學位真假一事。蠻人從美國初去新加坡之時，認識一位商人，她原本報讀美利堅合眾國西太平洋大學（也就是唐某的母校）函授碩士課程，讀了一段時間，學校贊她的水平超高，多納一些銀兩就可以拿個博士學位。就像許多商人一樣，這種少本多利的事情豈可放過，不拿白不拿。於是乎，某女士就成了某博士。不過剛開始她還挺不自在用博士這個頭銜，後來慢慢發現在新加坡居然還有不少西太平洋大學的校友，也就開始在名片上印上頭銜，並漸漸在公開場合上就習慣自稱博士了。我還遇到一個馬來西亞華裔商人，名片上印有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土木工程碩士，交談幾句後蠻人便心知肚明了，這老兄竟然不知道科羅拉多州中的落基山脈，嘿嘿。其實，要辨別一個文憑的是非真假，並不需要太高智商。

當下有句流行語說，現在的學者到處招搖撞騙，越來越像商人；現在的商人著書立說，越來越像學者。唐某都是著書自吹惹的禍。蠻人以為商人也好、學者也好，都應該多讀書，特別是讀老子的書。老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料到那些處處顯擺的人遲早要玩完：“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扯遠了，不說了。

## 俄羅斯人

沒來俄羅斯之前，老是聽人說俄毛子對華人不很友好。飛機飛抵伊爾庫斯克時，整個機場就我們這一航班，一百來號的乘客，從入境過關到走出機場居然要耗上三個多小時。同機的同胞和俄毛子大約各半，行李都特別的多，大包小包擠滿了大廳，讓我驚訝的是竟然有許多同胞隨身攜帶許多西紅柿和黃瓜，且不時有海關人員隨機抽查並過磅，也許這些東西是限量入境的，有些同胞在入關之前當場就把西紅柿和黃瓜大口大口地給滅了，看得我們一楞一楞的。幾天後才發覺，原來西紅柿和黃瓜在當地算是挺“貴重”的東西。

說實話，機場海關人員談不上友好，整個三個多小時通關過程沒有看到一張笑臉。沒想到的是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卻是“偶遇”連連，咱爺倆幾乎被俄毛子當成了大小熊貓。



愛喝酒的俄羅斯人

此次來參加的阿狗阿貓會議是在貝加爾湖西南角的一個叫利斯特維揚卡（Listvyanka）小鎮舉行，離伊爾庫斯克市有六十多公里，乘車得花上一個多小時。會議組幫我們訂了一家面對貝加爾湖的酒店，叫 Mayak（燈塔）酒店。入住之後，天色已晚，便領著兒子上酒店頂樓的戶外餐館用餐，爺倆要了瓶意大利葡萄酒，點了一份三文魚和一份羊排，悠哉遊哉地

享受著迷人的湖光山色和西下的夕陽。沒想到坐在我們鄰座的一對俄羅斯夫婦和他們的一位女性朋友，頻頻用破碎的英語很熱情地跟我們打招呼，夫婦倆大概是都喝高了，擺了很多親昵的 POSES，讓我兒子給他們拍照。再後來索性要我們兩桌拼成一桌，跟我們雞同鴨講地開始聊起來。交談的情景很有意思，我們有時用的是破碎英語，有時我兒子用剛學來的破碎俄語，更多時候是在指手畫腳，居然還聊得不亦樂乎，好像多年沒有見面的老朋友。看在大家都在興頭，蠻人我便又點一瓶葡萄酒助興。這下俄毛子就更開心了，站在陽臺對著湖邊碼頭大喊大叫，沒多久便有一對夫婦帶著一個小女孩上樓來，是他們的朋友，從莫斯科來度假的。這下就更熱鬧了，胡吹亂砍了好一陣子，俄毛子還余興未了，非要拉我們爺倆跟他們到碼頭租艘船一邊遊湖一邊繼續再喝。



好客的俄羅斯人

去就去嘍，此時咱爺們可不能臨陣退縮。這夥俄毛子上了船就更是不得了了，他們不知從哪裡弄來許多熏魚，燒餅，包子和烈酒，男的狂吃狂喝，女的狂喝狂跳，如同一幫瘋子。最有意思的是俄毛子喝烈酒的方式，喝酒的人得先要用自己的舌頭在左拳上舔滿了口水，再在口水上灑些鹽巴，然後右手握著酒杯，左手拿著檸檬片，喝酒時，先舔灑在左拳上的鹽巴，接著將烈酒一幹而盡，再猛吸一下檸檬片的汁，最後還要鬼哭狼嚎般地大叫一聲。為了不掃主人的興，爺倆也只好舍命依瓢畫葫蘆地喝、喝、喝，船外的湖水夜色與我何幹？我們就這樣瘋瘋癲癲地大吃大喝大喊大鬧到了半夜才盡興而散。俄毛子啊俄毛子，你讓我該說什麼好呢？剛到寶地才幾個時辰，就把咱爺倆當成梁山好漢，就差接下來沒要我們一起去打家劫舍。



喝醉的俄羅斯女人



喝醉的俄羅斯男人

本以為我們的偶遇只是到此為止，沒想到在第二天傍晚，當我們和同來的南大教授信步來到一個山谷村落時，偶遇又發生了。村中溪旁，有戶人家正在蓋棟頗為獨特造型的房子，房子成六角形，我們只是多瞧了幾眼，便引來在門前喝酒的女主人熱情招呼，女主人和她先生和兩個孩子平時呆在迪拜，她的英語算是順溜。也許我們看上去特“熊貓”，她非要讓我們參觀他們將要竣工的房子，她說他們花了兩百萬盧布買了這一片地，花了更多錢建這房子，為的是有時候回來有個好的地方住。恭敬不如從命，我們也就“熊貓”到底，很仔細地參觀了他們的豪宅。說實話，這房子蓋得還真不錯，牆都是用碩大的圓木壘起來，室內的地板，廚房，廁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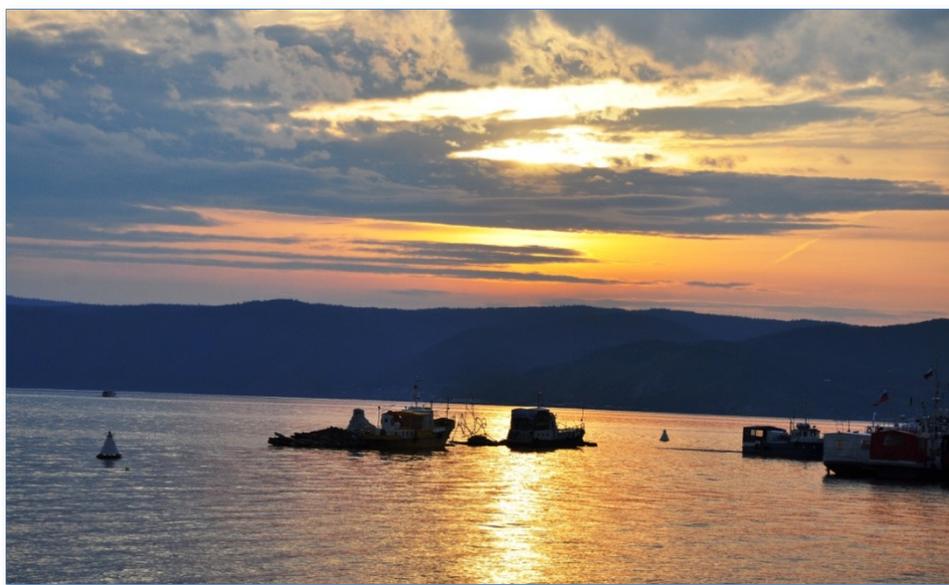
家具也全是木制的。一進屋，我們就可以聞到只有樹木才能釋放出特有的淡淡芳香，讓人心神舒適安祥，二層主臥室已經裝修完畢，屋裏擺的全是俄式的古典家具。這片地、這房子不管是放在中國還是新加坡都是天價。

臨別之時，女主人又邀請我們一起喝酒，由於當心重蹈覆轍，像昨晚一樣喝得醉醺醺的，我們便就婉言謝絕了。最後，女主人拉著我兒子的手掌看了又看，瞧了又瞧，說這小子以後會很有錢，叫他將來大富大貴之後一定要回來看她。我在一旁趕快聲明我是他的老爸，她說她早就知道了。哇，莫非我們碰上了一位高人？還是巫婆？管它呢，看來我這老爸“天天都是好日子”為時不遠了，阿彌陀佛，阿門。

也許是我們的運氣好，也許是這湖邊小鎮地方小，這幾天我們碰到的俄毛子，不管是擺攤的還是開艇的、老的還是少的，都很友善。幾天下來，街上居然有不少“熟人”跟我們打招呼。在餐館用餐時，居然也有人跑來要跟我們合影拍照。在我們回程路過伊爾庫斯克時，下榻的酒店大堂裏有個實習生，一位小姑娘，非常靦腆地用漢語跟我們打了招呼，並用極不熟練的漢語和我們交談，說她學了三年中文，並說她會寫一些中文字，後來她就拿了張紙，在上頭歪歪扭扭地寫了幾個字，我們一看竟然是“我愛你”，讓我們開心了老半天。

看來北極熊真的把我們當成熊貓了。北極熊，大小熊貓祝福你！

## 湖畔小鎮



貝加爾湖黃昏

這貝加爾湖，曾經歸屬於大唐帝國，也是漢代蘇武同志牧羊的地方。這次雲遊來這裡掛單，很大一部分與蘇同志的典故有關，特想來看看他老人家當時在這裡煎熬十九年的北海是個啥模



樣。其實俄毛子如果有心吸引中國遊客，可以照仿中國很多旅遊景點的通常做法：先造謠、後造廟。挑棟特破的鬼屋，然後召集一批“磚家血者”考證得出是蘇先生睡過的廟，肯定會吸引諸多的國人來這裡拜拜，如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三寶廟，上至達官顯貴，下到普羅大眾，不知接待了多少鄭和公公的信男信女。

稱貝加爾湖為海一點也不為過。湖水清澈，一望無際，面積有三萬多平方公里，湖成狹長彎月型，長六百多公里，平均寬度五十多公里，最深之處竟有一千六百餘米，共有三百餘條大河小流長年累月不停地注入湖中，湖裏儲存了世界湖泊總蓄水量五分之一的淡水，周邊沒有幾個人。

說利斯特維揚卡是小鎮還真是委屈了它，鎮的面積可能比新加坡都大，我們下榻的酒店與會議地點相距八、九公里，中間隔了好幾座山。據說鎮上有一千多人，主要分布在湖邊的幾處山谷之中，湖邊的平地不多，唯一一塊比較有規模的平地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鎮的中心。我們的酒店離碼頭和商業中心都只有幾步路。這裡所謂的商業中心也就是幾個攤位和一個賣魚幹的農貿市場，鎮中心除了農貿市場和幾個小賣部外，還有兩家酒店、幾處酒吧、路邊小吃、一所學校和幾戶人家。



利斯特維揚卡鎮中心

幾天下來，我們幾乎走遍了利斯特維揚卡鎮的所有旮旯。鎮的東邊盡頭山谷裏有個村落，住著不少蒙古族人家，我們路過一塊比較開闊的山坡時，見到許多貌似蒙古人在那裡野餐和雜耍。鎮的中部有個山谷相對比較寬平，村裏住的人也比較多，村中還有一座挺有名的聖尼科拉教堂，相當有歷史，地圖上可以找到它的標記。貝加爾湖邊上連綿不斷的群山，土質都



很松軟，到處都覆蓋著綠綠叢叢的樹林，山谷中村落的房子，有的富麗堂皇，有的破舊不堪，顯得有些不很協調。房屋大多建在山澗小溪兩旁，溪上不時架有木頭小橋，遠遠望去，似乎可以看出有那麼些“小橋流水人家”的韻味在。



貝加爾湖旁的村落



聖尼科拉教堂

大概是吃飽了撐著，我們有天竟然突發奇想要從開會的酒店步行回到下榻的地方。好在我們剛走了十來分鐘，就遇上一個開車的俄羅斯小夥子主動讓我們搭順風車，載我們到貝加

爾湖唯一外流的安加拉河河口。安加拉河流經伊爾庫斯克最後注入北冰洋，在河口中央，有兩塊石頭從水中突然冒出，被取名『巫師石』，露出水面的石頭不大，小的一塊如水牛背、只有幾十厘米高，大的也不過一米多，“兩兄弟”似乎是貝加爾湖和安加拉河挺有名的地標。我們站在河邊對著在河中釣魚的快艇亂喊亂叫，便有一艘向我們快速駛來，開艇的老先生很和藹，一番討價還價後，老先生把我們先是載到巫師石旁，讓我們登上石頭歡呼拍照，然後沿湖一路殺回到鎮中碼頭。



貝加爾湖中的『巫師石』



不要命的“巫師”

過了兩天，會議宴會之後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這回我們大魚大肉可是真的吃撐了，竟然又決定沿著公路步行回去。前方的湖面白霧茫茫，路旁稀零的人家燈光點點，遠山近水襯著夕陽余暉，讓人陶醉，我們的興致也非常高昂。後來漸漸夜黑風高、路窄車急，為了小命，個把小時後我們再次半途而廢，改搭的士。

兩次“壯舉”居然都以失敗告終，不過失望之余我們仔細想想，世上像我們這樣瘋癲的傻子應該不多，不禁又阿Q般地相視開懷狂笑。

## 回家吃飯

普通的俄毛子飲食習慣和北極熊差不多，由於一年到頭這裡大部分時間都是天寒地凍，所以就是在夏天，他們也要拼命進食大量的肉呀魚呀，讓體內儲備大量脂肪和能量，以備冬眠時好挨著過冬。貝加爾湖一帶七月份是春天，八月份是夏天，剩下的全是冬天，冷的時候零下四十多度，湖面可以鋪上鐵軌開著火車。這裡的俄羅斯人平常不是吃魚就是吃肉，當地蔬菜不多、品種很少，我們這幾天能見到的只有黃瓜、胡蘿蔔和西紅柿。遇到的俄毛子都好杯中之物，特別是他們的國酒——伏特加，喝起來就像我們國人喝茶，一杯接著一杯。我想俄毛子喜歡喝伏特加是很有道理的，一驅寒、二去腥、三消愁。不讓俄人喝酒，就像禁止國人抽煙一樣，會要了他們的命。

貝加爾湖還盛產一種叫“噢姆爾”的魚，個頭不大，有那麼一斤左右，農貿市場到處都是噢姆爾熏魚，價錢不貴，一條六、七十盧布。如有興趣，買條熏魚，一塊燒餅，加上一瓶啤酒，就可以美美地在湖邊飽餐一頓。遺憾的是噢姆爾魚並不鮮美，且特油膩，吃多了倒胃口。除了魚以外，其他常見的食物就是烤豬肉串和牛肉炒飯。讓我驚訝的是這裡的包子跟咱中國的灌湯包子一模一樣，味道也差不多，更有意思的是俄語的發音竟然也叫“包子”。

一周下來，每頓不是魚就是肉，差點沒有把老納給膩死，害得我是見到肉就發暈，看到魚就翻胃。現在特想回家吃飯，吃碗清湯掛面或是白粥稀飯，喝杯濃濃的武夷巖茶。

2010年7月17日完稿於伊爾庫斯克